#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王　宮

# 讀禮通考卷三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 喪服二

### 衰裳

儀禮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注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内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　疏自此已下盡袪尺二寸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凡者總五服而言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内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内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為裳之法前三幅後

四幅幅皆三辟攝之以其七幅布幅二尺二寸幅皆兩畔各去一寸為削幅則二七十四丈四尺若不辟積其要中則束身不得就故須辟積要中也要中廣狹任人麤細故衲之辟攝亦不言寸數多少但幅別以三為限𧝊衲辟兩側空中央者衲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裳前三幅後四幅者前為陽後為陰象陰陽也

敖繼公曰凡衰謂凡名衰者也衰外削幅者所以别於吉服之制亦如喪冠外畢之類裳不變者衣裳同用衣重而裳輕變其重者以示異足矣故裳不必變也

若齊裳內衰外　注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　疏裳內衰外者上言衰外削幅此齊還向外展之上言裳內削幅此齊還向內展之先言此裳者凡齊據下裳而緝之裳在

下故先言也一斬四緝者謂齊衰至緦麻並齊齊則有針功緦之名雖沒去齊名而齊可知也

敖繼公曰裳內衰外與其削幅之意同亦以齊衰别於吉也凡齊主於裳也故先言之

負廣出於適寸 注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 疏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總尺八寸也

敖繼公曰負之廣無定數唯以出於適旁一寸為度也其長葢比於衰與

適博四寸出於衰 注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疏此辟領廣四寸據兩廂而言兩相向外各廣四寸不著寸數可知者以衰廣四寸辟領横廣總尺六寸除中央四寸當衰衰外兩旁各出衰六寸故云不著寸數可知也

敖繼公曰適辟領之布旁出者也云博四寸又云出於衰則出於衰者非謂其博也然則博者其從之廣與凡為衣必先開當項之處其上下之度相去四寸左右之度則隨其人之肥瘠而為之闊狹不定也凡言衣皆方翦之所謂方領是也此凶服亦方領其異者則但翦其上下之相去四寸者而不殊其左右之布使連於衣而各出於肩上之兩旁以為適所謂適博四寸也以其横之闊狹不定故不著其出於衰之寸數唯言出於衰而已

王廷相曰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反摺向外即今之開肩窩餘布不縫於領中而著之於外也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闊八寸矣皆反摺向外則出於衰外左右各六寸矣

衰長六寸博四寸注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疏

縗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哀戚無所不在者以衰之言摧孝子有哀摧之志也負者荷負其悲哀在背也適者以人子哀戚之情專適於父母不兼念餘事也是其四處皆有悲痛無所不在也

敖繼公曰五服之屬及錫與疑皆以衰為名則是凡凶服弔服無不有此衰矣其辟領亦當同之若負版則唯孝子乃有之故記先言之也

孔子式負版者以其服最重故爾

衣帶下尺 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疏謂衣要也衣即衰也帶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也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橫不著尺寸者人有粗細取定為限也足以掩裳上際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交際之間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見也

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

敖繼公曰此接衣之布其廣亦無常度唯以去帶一尺為準豈亦以人有長短之不齊故與帶謂要經也

絞帶布帶亦存焉

王廷相曰後儒因鄭賈之說遂於衣下施要取布半幅橫綴於身下謂之衣帶其謬妄無據不成法制殊為可鄙近世四明黃氏潤玉五衰圖論曰經謂衣帶下尺者言人隨身長短於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也今解之曰此蓋舉上衣之度而言也人身有長短不可槩以尺寸計之止於束帶之處其下仍長一尺為度爾非如此不足以掩裳際黃氏之論得之也

郝敬曰衣即衰帶大帶凡禮服吉凶皆有大帶衣長出帶下尺使不見裳要也

衽二尺有五寸

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疏掩裳際者對上要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上正一尺者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正者正方不

破之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婦人之服連衣裳衰無帶下又無衽也

王廷相曰注疏謬誤之大莫甚於此近世丘氏有云注疏有綴衰於外衿之上之文既曰有外衿則必有內衿矣今之衰衣之制止有身衣而繫帶於兩旁如世俗所謂對衿衣者衣著之際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擬綴繫帶四條以外衿掩於內衿之上則具服之際衰正當心矣丘氏雖有是論然不知以衿施於袷下續於衣正幅之旁雖欲以外衿掩內然領止於領下安得斜掩於脇亦不通之論也惟四明黃氏論云衽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為燕尾狀施於領下作內外衿乃為得之蓋衣必有

衿而後可以掩其胷體若如鄭賈之説是衣皆無衽如對衿比甲之制矣當心正中其膚體必是暴露豈事理之順適聖人制衣之善哉今案戴記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若在裳之兩旁安謂之上大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謂左掩其衿也若在裳之兩旁謂之左衽何居許氏説文曰衽衿交也若在裳之兩旁安有交義今解之曰衰領當如二襟相交衣身承領不盡別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綴於衣身之旁以承領狹頭皆向上廣頭皆向下以一為上衽以一為下衽黄氏所謂領下施衿是也

黄宗羲曰鄭賈之説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

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以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旣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為鉤邊在此為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為得矣且衣旣對衿則前縱之衰不能居下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為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為外衽在右者為內衽

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為得之

袂屬幅 注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 疏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皆去邊幅一寸為縫殺

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為袂也必不削幅者欲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二尺二寸正方也

敖繼公曰袂屬幅而不削是縫合之也古者衣袂皆屬幅乃著之者嫌凶服之制或異於吉也此袂之長

短蓋如深衣之袂亦反屈之及肘

衣二尺有二寸　注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　疏衣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廂而言總前後計之為四尺四寸

王廷相曰此言衣者自袂之本及衣身而言也大凡布幅二尺二寸故在衣身得二尺二寸屬幅又二尺二寸共長四尺四寸也周尺尺十寸只有漢尺八寸布幅四尺得三尺二寸四寸又得三寸二分是一袂之廣共該今尺三尺五寸二分矣布幅中度狹廣如此亦足以反屈及肘矣使布幅少狹別以布而續之如三尺五寸二分之長亦無不可焉

袪尺二寸　注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　疏尺二寸

若據襍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袪同

杜佑曰周制凡五服在上曰衰在下曰裳衰縫外殺裳縫內殺經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鄭玄云削猶殺也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身長二尺二寸合前後為四尺四寸兩邊凡八尺八寸經云衣二尺有二寸鄭玄云衣自領至要二尺有二寸是也鄭亦以此為袂中之數則袂亦正方二尺二寸也以古布幅廣二尺二寸禮記所云端衰謂此也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布謂之袪經云袪尺二寸馬融云袪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喪拱尚右手又衣下施要取半幅橫綴身下長短隨衣經云衣帶下尺鄭云謂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又於要兩旁當縫各綴一衽經云衽二尺有五寸鄭云衽所以掩裳際其制上正方一尺之下角斜向下長尺五寸末頭闊六寸今但取三尺五寸布交解相沓裁之即可

亦謂之燕尾令闊頭向上取象與吉服之衽相反又取布方尺八寸著背上上縫著領下垂之謂之負經云負廣出於適寸鄭云負在背上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今據辟領廣尺六寸負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其闊領處左右各闊四寸向外辟厭之謂之適經云適博四寸出於衰鄭云適辟領廣四寸則兩闊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又取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上謂之衰經云衰長六寸博四寸鄭云廣袤當心也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其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故以衽蔽之於要上每一幅為三辟積其辟積相向為之謂之袧其袧大小隨人要粗細為之經云裳內削幅幅三袧鄭云袧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案稱幅不必全幅蓋中破為之故禮記深衣篇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是六幅交解之也若斬衰即衰與裳不緶緝若齊衰以下衰則外緶之裳則內緶之謂之

齊經云若齊衰內衰外鄭云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衰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展則緶緝也

案喪服本文甚難曉悟歷代著述悉皆手寫本經今先言其制次引經文所冀後學易為詳覽

陳祥道曰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博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廂各去衰二寸以其去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與闊中八寸兩之為尺六寸也辟領及闊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寸而長稱之則辟領之長蓋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三升

敖繼公曰此袂廣二尺二寸而袪尺二寸亦謂圜殺一尺如深衣之袪也此衣與袪衽帶下之度吉服亦然特於此見之爾

萬斯同曰案袪尺二寸者謂於二尺二寸之袂縫其下一尺而其上一尺二寸不縫也故袪謂之袖口乃

通典謂繼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則失之遠矣

喪服傳斬衰衰三升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疏不言裳者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舉正以包義也

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注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疏此語通於五服衰以表情制有法度若精麤不應廣狹乖法便為失禮雖有不如無也

陸佃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粗

馬晞孟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以識之故

曰寧無衰

黄榦曰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燕膳夫屠蒯入諫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哀戚之實以稱其服若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於身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者寧如不服衰也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注邊偏倚也 疏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大功雖輕然亦不可著衰服為勤勞之事也

張子曰齊衰不以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注非時尚輕涼慢禮 疏綌葛也繐疏布時尚輕細有喪

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總布為裳故曰非古也

方慤曰古之五服自斬至緦一以麻若以絺為衰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叔仲皮學子柳注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注衣當為齋壞字也繆當為不樛垂之樛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告注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請繐衰而環絰注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注衍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退使其妻

總衰而環絰

注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　疏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皮死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猶知為舅著齊衰服繆絰謂絞麻為絰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反以子柳妻為非禮之服子柳亦以為然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絰衍答子柳云昔者我喪姑姊妹我著總衰環絰無人於吾相禁明其得著總衰子柳得衍言乃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絰繆讀喪服傳不繆垂之繆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繆爾

黃震曰繆古讀如樛木之樛然方氏謂兩股相交繝繆故云繆絰則當音繝繆之繆此服之重者也總衰之布細環絰則一股回環而不相繝繆此服之輕者也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之所為也此鄭氏以來之舊說而諸家從之者也唯陸氏云據文子柳乃叔仲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妻為其夫叔仲

皮衣斬衰而繆絰而叔仲衍以告子柳請使其妻為凡總衰而環絰且言其妻嘗為吾姊妹亦服總衰小功之服然禮於夫之姑姊妹有服於夫之凡弟無服仲衍之請非也肖室賈氏以陸說為長愚案若如陸說則學字不必改為數衣字不必改為衰繆字不必改為樛

乾學案陸氏之說甚善但如舊說則是婦為舅姑服如陸說則是婦為夫之凡服古無夫凡弟之服衍豈得叔為之還當以舊說為是

又案若從陸說則上其妻為皮之妻下其妻為衍之妻文義亦不順故不如仍從舊說

也

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注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疏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緦麻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為衰服也加灰者取緦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

朱子曰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簆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

端衰喪車皆無等注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

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疏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衣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故曰端衰天子至士制度同無等差之别也

凡弁經其衰侈袂　注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疏凡弔服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緦衰疑衰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服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之袂半而益一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周禮天官内司服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疏凡命婦者兼外内命婦也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

春官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注制色宜齊同

肆師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注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

地官閭師不績者不衰注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疏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開元禮凡衰裳之式並同儀禮其麻之升數則斬衰正服加服衰裳三升義服三升半布八十縷為升齊衰三年正服加服衰裳四升義服五升其縷四升半成布四升

齊衰期降服衰裳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　義服齊衰三月者衰裳六升　大功降服衰裳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　小功降服正服衰同十升義服十一升緦麻正服義服衰同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

布

政和禮古衰裳之制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裳前三幅後四幅皆三辟攝之斬衰衰與裳皆不緶緝齊衰而下衰則外緶裳則內緶又以方一尺八寸之布置背上縫

著領下垂之出於辟領外一寸又以博四寸之布爲領
出於衰之兩旁又以長六寸博四寸之布綴於衣外襟
廣衰當心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以掩裳之兩際袂
屬幅衣自領至腰長二尺有二寸袪長尺二寸　凡五
服衰裳以布之精細爲之等　凡斬衰之裳以繩爲帶
齊衰之裳以布爲帶
温公書儀衰裳之制斬衰用極麤生布爲之不緝衣縫
向外裳縫向内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作三𢄼音輒皆屈

兩邊相著空其中負版方一尺八寸此尺寸皆用周尺在背上綴於領下垂放之辟領方四寸置於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亦綴於領下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前衿當心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衽用布三尺五寸留上一尺正方不破旁入六寸乃向下邪裁之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横斷之留下一尺正方以兩正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掩裳旁際　齊衰以布稍麤者為寛袖襴衫　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為

襴衫　凡緝者皆向外揔之　小祥則除負版及衰大祥後服皂布衫　凡齊衰以下皆當自制其服而往會喪今人多忌諱皆仰喪家為之喪家若貧親戚異居者自制而服之禮也

温公自注檀弓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注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為别每幅二尺二寸其經以八十縷為一升同服之中升數又有異者焉故聞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蓋當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久矣裴茝劉岳書儀五服皆用布衣裳上下異制度畧相同但以精麤及無負版衰為異爾然則唐五代之際士大夫家喪服猶如古禮也近世俗多忌諱

自非子為父母婦為舅姑妻為夫妾為君之外莫肯服布有服之者必為尊長所不容衆人所譏誚此必不可强此無如之何者也今且於父母舅姑夫君之服粗存古制度庶幾有好禮者猶能行之　又曰世俗五服皆不緝非也禮惟斬衰不緝餘衰皆緝必外向所以别其吉服也下俚之家或不能備此衰裳之制亦可隨俗且作粗布寛袖襴衫然冠絰帶不可闕也　又曰齊衰之服其尊則高祖曾祖祖父母伯叔父母親則衆子兄弟兄弟之子而世俗皆服絹是與緦麻無以異也宋次道今之練習禮俗者也余嘗問以齊衰所宜服次道曰當服布幞頭布襴衫布帶今從之大功以下隨俗且用絹為之但以四脚包頭帕額别其輕重而已此子思所謂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者也以俟後賢庶為釐正之爾　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别為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

家禮斬衰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向内前後不連每幅作三㡇㡇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為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

丘濬家禮儀節補喪服制度度用指尺裁制之際又當量其人長短肥瘠以

為度　愚案喪服制度家禮備矣但詞義深古及附注所引用又多繁雜深於問學者固已瞭然於心若夫窮鄉淺學之士泥文者各執已見任情者妄有作為卒無定制竊不揣愚陋一本家禮而又考古禮經以參定之易簡古之辭以淺近之語庶幾學古者易曉云

**斬衰**　用極粗生麻布為之斬不緝也　凡衣裳旁及下際皆不縫緶

**身**　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用指尺每幅分中屈之為前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二寸兩幅共四葉前兩葉後兩葉屈訖然後將後兩葉縫合為脊縫留上四寸不合凡縫皆以邊幅向外後有縫者皆做此

**袂**　即袖也用布二幅亦各長四尺四寸與衣身同亦分中屈之亦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前後四葉又縫合其下際以為袖案儀禮曰袂屬幅注謂不削也不削謂隨其布幅不用翦裁修飾

**袪**　即袖之口也袖

長二尺二寸從下量上一尺縫合適即所謂辟領也之留其上一尺二寸不縫謂袖口從衣身分中屈處直量下四寸即後兩葉脊縫原留不合處及在前兩葉之上邊前後四葉各横裁入四寸當直量下四寸處分裁從邊入中四寸雖裁開不斷裁訖分摺所裁者向外當衣身兩肩上為左右適在左肩上向左為左適右肩上向右為右適既轉所裁者向外其間空闕處前後俱名為闊中

**領** 別用布一幅長一尺六寸闊八寸重摺為兩長條不斷分上下條上四寸下四寸將其下條之兩頭各裁去一塊方四寸除去不用留其中間八寸連上條裁訖將所留連上八寸處綴在衣身後兩葉合縫上原裁為闊中處以塞其空闕此謂後闊中既綴定又將上條分中斜摺兩頭向前綴在前兩葉原裁為闊中處此謂前闊中

**帶下尺** 又用布高一尺上縫連衣身横繞腰前後

**衽** 用布二幅各長三尺五寸每幅上下各從一頭

直量入一尺先於上頭所量一尺處從左橫裁入中間六寸又於下頭所量一尺處從右橫裁入中間六寸然後從上邊所裁六寸處斜裁去尋下邊所裁六寸處分為兩片各長二尺五寸其兩片俱以所留一尺處為上用裁開處相向其上片蓋下片垂下兩條如燕尾狀綴在衣身兩旁當腋下蓋過帶下尺以掩裳之旁掩分開者

衰

用布一片長六寸廣四寸綴在衣前左邊當心處

負版

用布一幅方一尺八寸綴於衣後當補領下垂之以上皆不緶邊

衣繫

案禮疏有綴衰於外衿之上之文既謂有外衿則必有內衿矣今世俗作衰綴帶於衣身兩衿之旁際如世俗所謂對衿衣者衣著之際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擬綴繫帶四條一如朝祭等服以外衿掩於內衿之上則具服之際衰正當心矣

裳

裳用布七幅其長短隨人身前縫三幅作一聯後縫四幅作一聯前後不相聯每一幅作三箇㡇子前三

幅九箇後四幅十二箇其作㡇子也於每幅布上頭將入腰處用指提起布少許摺向右又提起少許摺向左兩相湊著用線綴住而空其中間以為㡇子其大小隨人肥瘦大約㡇子如今人裙㡇相似但裙㡇向一邊順去此㡇子則兩邊相向爾其縫也邊幅皆向内前三後四共七幅同作一要要兩頭各有帶

齊衰三年用斬衰次等麤生布凡衣裳旁及下際皆緝

身 袂 袪 適 帶下 衽 負版 裳俱與斬衰同但布與緝邊不同

齊衰杖期制俱同上但用麤生布比齊衰三年所用者又次等爾衰負版辟領俱同上

丘濬家禮儀節補案楊信齋附注謂旁親不用衰負版辟領以為朱子後來議論之定者愚案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之别然禮通謂之齊衰恐不當分别也使有所分别則古人必異其稱矣當從家禮

本注為是

齊衰不杖期服制同杖期但用麤生布比杖期所用者又次等爾

齊衰五月三月服制俱同不杖期

大功言布之用功麤大也服制同齊衰但用布比齊衰稍熟爾無衰負版辟領餘竝同

小功言布之用功細小也服制同大功但用布比大功稍細熟爾

緦麻緦絲也治其縷細如絲也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故曰緦麻服制同小功但用極細熟布為之

黄榦曰今案衰服衣衽袂袪帶下自斬至緦皆同惟衰負版左右辟領據儀禮注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若然則此衰負版左右辟領四者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歟

楊復曰案注釋衰負版辟領三者之義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

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衰負版辟領若此之類皆從後来之議論定者為正

丘濬曰愚案服有五斬衰齊衰大小功緦麻是也惟斬齊二者謂之衰既同謂之衰則其制度必皆同矣但緝不緝異耳古人喪父以斬喪母以齊喪母而父在則齊杖期父没則齊三年則是服之重者莫大乎斬與齊也齊衰服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異用布則有粗細不同若其制度則未必有異也使其有異古人必異其稱矣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服皆同惟於斬齊二服又用布一片當心亦謂之衰意者古人因此特用以為名稱歟不然何功緦之稱則專取於用功治緦之義而於此乃獨以其上衣為名哉必不然也儀禮注所謂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特就其重者言爾豈具服者於其旁親皆無哀戚

之心特假是以為文具哉所見如此姑書之以俟知禮之君子

乾學案儀禮喪服經大功小功皆言布衰裳又言大功衰小功衰者不一而足即緦麻三月下注疏亦言布衰裳則五服未有不用衰者且鄭注言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賈疏言凡衰者總五服而言而開元禮政和禮大功以下亦俱言衰裳則古人未嘗謂功緦不用衰也乃温公書儀則齊衰不用衰而易以寛袖

襴衫朱子家禮則自大功以下俱不用衰後之言禮者率以二先生之言為準於是輕喪皆不知有衰矣余往年過松江上海縣見有功緦之喪者皆準古禮製衰服歎其風俗淳厚今世士大夫宜共討論而修明之所謂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者也

朱子語類問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而以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

世俗之見皆以為怪而不以為禮也將如之何朱子答云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為難從俗無害　問周大述先生說云衰服不比尋常衫領邪帛盤旋者只用直布一條夾縫作領如州府承局衫領然黃寺丞又述先生語云如承局衫領者非古制當如深衣直領未知是否朱子荅云周說誤也古制直領如今婦人之服近年禮官不曉乃改云直襴衫又於其下注云謂上領不盤遂作上領襴衫黃寺丞說

近是而未詳　問喪服之制朱子答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如衣之圍横綴於衣下謂之腰如今道服之横襴但綴處稍高爾儀禮衰服用布有尺寸衣只列帶處此半幅乃綴於下以接之廖説是也　問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謂凡用布三尺五寸周丈云三尺五寸布裁為兩處左右相沓一邊之衽也彼邊亦然廖文圖說惟衰服後或有之似只用三尺五寸之

布裁為兩衽分為左右亦相沓在後與心聱啓圖合
恐不掩裳之兩際如何朱子答曰詳廖之圖及釋録
示又批於原書行間云衽既以丈尺計之合如廖説
可更分於兩旁自足以掩之矣　朱子曰今人齊衰
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
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
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麤皆有升數所以説布帛
精麤不中度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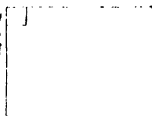
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
又曰喪服葛巾極麤非若今之細也　因論喪服曰
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閎
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
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先生曰禮時為大某
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
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
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

須是朝廷理會一齊與整頓過又云康節說某今人須著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　子升因問喪禮如温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齊經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　問喪禮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為吉服既用今制而獨喪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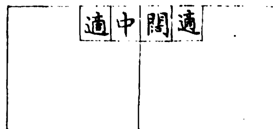
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些小事但恐用之未必是爾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　又曰温公儀凶服斬衰古制而功緦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等皆有冠經但功緦之制小爾　又問君喪冠服答曰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

楊信齋儀禮圖家禮及勉齋儀禮旁通圖與此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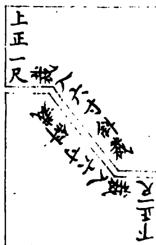
裁辟領四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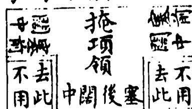
辟領四寸為左右適圖




裁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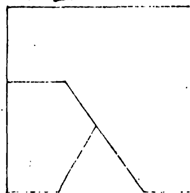
## 別用布橫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塞闊中為領圖




## 反摺向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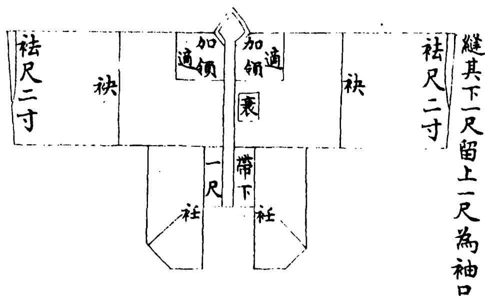



## 兩衽相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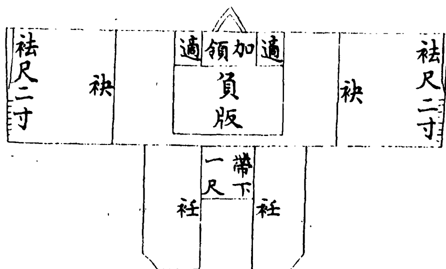


燕尾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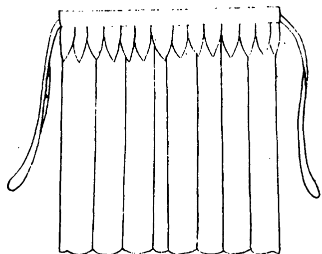
# 衰衣前圖




# 衰衣後圖



# 裳制



楊復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沿襲差誤自通典始案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盖指衣身自領至要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為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為二尺二寸者四此即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者四疊為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注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案鄭注云適辟領也則兩物即一物也今記曰適注

疏又曰辟領何為而異其名也辟猶開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開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為左右適故曰適乃疏所謂兩相向外各四寸是也辟領四寸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為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對亦謂之闊中乃疏所謂闊中八寸是也此則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也注又云加辟領八寸而

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闕當脊相並處此所謂加領辟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闊中與原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為左右領也夫下一半加於後之闊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闊

中者又倍之而為一尺六寸焉此所謂而又倍之者也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也注又云凡用布一丈四寸者周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為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寛其布以為鍼縫之用然此即衣身與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袷此布何從出乎曰衣領用布闊八寸而長一尺六寸古者布

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之外更餘闊一
尺四寸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施於袷而適足
無餘欠也通典以辟領為適本用注疏又自謂喪服
記文難曉而用臆說以參之既别用布以為辟領又
不言制領所用何布又不計衣身衣領用布之數失
之矣但知衣身八尺八寸之外又别用布一尺六寸
以為凡用布共一丈四寸則文義不待辨而自明矣
○又案喪服記及注云袂二尺二寸緣衣身二尺二

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欲使縱横皆正方也喪服記又云祛尺二寸祛者袖口也袂二尺二寸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為袖口也

馮善家禮集説或問程氏遺書云古者八十縷為一升斬衰三升布則是二百四十縷於今之布已為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縷今葢無有矣槩程氏之説則今緦麻當用何等布曰間傳云緦麻十五升去其半則用六百縷布正是今之稍麤麻布宜用之但云斬衰三升布為細則比今之俗稱冷布者已為麤矣若三升布更爊細則恐非三升織不成布矣

乾學案辟領之制楊説為長衽及衣帶之制

黃南山王浚儀之說最善得此數說而衰裳之式無遺憾矣

呂枏曰斬衰裳者何衰裳皆斬也衰也者摧也摧折其心若不能以生明欲斬也猶曰天胡不斬我身云爾不斬則絞也故帶曰絞帶二者刑之極者也而孝子兼服之痛之甚也故緜子曰三年之喪如斬負版者負衰也負其摧悲之意於背猶曰前後無怙恃也辟領者適也適者責也開其領以責心也則何以至是乎痛之甚也　練去首絰負版辟領衰繩屨猶腰絰不除婦人去腰絰則奚冠奚衰奚帶曰其衰猶斬也其升同大功故禮曰服其功衰不言裳者衰之長或可以掩裳其今之直領長衫而不緝者乎今大夫士以下練而白布齊是斬衰一年也既葬而白布齊是斬衰三月也

金賁亨曰喪禮衰衣圖無内外衿與儀禮不合案儀禮喪服云衰長六寸博四寸注云廣袤當心也疏云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袤當心覩此則衰衣有衿明矣今圖無衿而衰綴衣之左殊失當心之義

呂坤曰衰絰之不分明也非所以示别也斬衰重故期降二等緦麻輕又降小功二等布以升數絰以指寸庶幾其凖乎　案斬衰之布以三升則二百四十縷此至重之服其餘不得接次今擬期之布以五升

四百縷大功六升四百八十縷小功七升一百六十縷緦麻八升七百二十縷麻絰用中指大指之端除甲肉相抵圍圓一弫為斬衰大指中指第二節為齊衰大指抵中指第三節為大功大指頭抵中指第四節為小功虎口上緊圍圓為緦麻緦麻之絰粗如小指　服之制冠常絰帶具而後成服五服未闋不敢除也故聖人重之緦麻輕之至也猶麻况期功乎今也麻冠爾小功而下葛冠爾雖終身可也服者

服以飾情今也無情
而飾雖終身可也

汪琬曰斬齊大功小功緦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予服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為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衰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矣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案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或牡麻絰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或牡麻絰又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雜記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為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緦麻

布衰裳而麻絰帶又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此緦麻為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録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已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為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緦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為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明文鄭玄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為曾祖父母也適孫祖在為祖母也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也是皆難以旁親例者也其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説蓋各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

故謂齊衰必當有二式

萬斯同曰古之五服未有不用衰者不但齊斬用衰即功服亦曰功衰緦服亦曰緦衰其他弔服亦曰錫衰疑衰是可徵喪服之必用衰矣故開元政和二禮及明之集禮猶仍其制而不變乃温公書儀則惟三

年用之朱子家禮則惟期服以上用之雖失古人之制猶曰已所著書原非盡依古禮也勉齋信齋素稱達於禮者其於儀禮一書析之極其精矣乃謂禮惟父母用衰而旁親皆不用是何敢於背禮而為此無稽之論也家禮功緦不用衰或其未及改定之故正賴後人補之信齋反以期服用衰為過此豈可謂達禮者乎至於書儀之失尤不可言夫齊衰也而可用寬袖襴衫乎大小功也而可用白絹襴衫乎齊衰有三年母服亦將不用衰乎在公之意謂習俗如此何可奈何而為此說夫所貴乎君子者謂其能秉禮以正俗也今既不能正俗則已矣又以此筆之於書是非惟無以正之反若有以導之矣夫我不能強天下以由禮豈不能使吾身之由禮吾盡吾禮而世之從不從聽之而已今觀公之書則是公於喪服未必能一一如禮矣人望如公而為此非禮之服世之論者不謂公之狥俗而以公為樹之標必曰公猶如此吾

僭何為不然是因公之書而先王喪服之制將從此而盡廢其始也人猶以為陋䙝其繼也人竟以為禮服矣不意賢達如公而有是也況喪服禮之重者此而可狗將何者不可狗又何以著書垂訓為哉彼開元政和諸禮亦豈能強世之必從但制禮者不可不如是爾書儀家禮二書無事不折衷至善實萬世不刊之典也獨於喪服猶稍有遺憾吾故不能以無辨

乾學案古之喪服自三年至九月皆有受服以初喪之衰疏而易壞故至卒哭即易其衰而受之以成布書儀之不言受服者以有居喪常服也家禮既不言居喪之常服又不言

葬後之受服將齊斬之衰可服至三年期年之久乎抑葬後即除衰服但存齊衰期年斬衰三年之名乎凡此皆朱子之偶失而後人之所當補也乃秦溪瓊山亦竟未有補之者於此書寧無遺憾哉

墨衰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注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

遂與姜戎子墨衰絰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

襄公二十三年晉欒盈晝入絳公有姻喪注夫人有杞喪疏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喪是有杞喪也樂王鮒使范宣子墨衰冒絰注晉自殽戰還遂常墨衰疏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冒絰者言以絰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二婦人輦以如公注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

張子全書父在爲母服三年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世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朱子語類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可以不服但有出入治事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申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

得申其禮

王廷相集或問三年之喪衣服何如曰衰練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絰帶終制一日不可墨其衰麻守喪之大節也

馮善家禮集説或問墨衰今宜服之否曰未葬服斬衰葬後服葛衫今人服生麻布衫小祥換練服墨衰不必服也

姚翼家規通俗編今世人謁見有司貴官及臨吉事往往衰凶服而襲吉服亦曰墨衰夫曰我非貴官既不可凶服入公門而事關身家不得不謁有司者則從權而墨可也若我與有司相敵可以凶服見者則不必墨其餘若鄉之貴官及親友吉事視吾親輕重何如也何以墨哉

乾學案墨衰之制本後世失禮之事乃秉禮如張子欲服於母喪期年之外而朱子亦謂出入治事可以服之豈墨衰竟可為禮服乎愚謂毋喪三年朝廷既定之為制有何所嫌而必欲墨其衰若夫出入治事難服齊斬則易以白布之衣如書儀所載葬後常服可也如曰衰不可廢而加之以墨則是欲守古而反大戾乎古欲盡禮而實大背乎禮矣不亦

作偽之至哉姚翼所言亦末俗之陋習不可
為訓揆時度理王馮二子之說得其衷矣

附
深衣

朱子語類荅麤布深衣加衰云深衣為古之便服朝
玄端夕深衣吉服依玄端於凶服亦仿為之則宜矣
文天祥深衣吉凶通服說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
言其制短毋見膚長毋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
義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
以為文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為
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
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

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純素爾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為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爾槩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

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爾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案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案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為小功布者以大功條云公子之庶昆弟為其母若父卒為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為大祥之服而亦為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縓爾夫

以深衣正篇本身為吉服而言然略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麤為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為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為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擬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為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之於服輕者爾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則當專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爾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為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弔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繢者乃是以盡飾為美此恐專為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緣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爾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其冠其屨此恐未明蓋冠

屨之制深衣正篇旣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有他以為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乗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竊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爾何以辨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玄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屨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

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為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為得矣必欲用其冠其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為吉服則今之緇冠為不必易也如其以為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為法而往弔者亦須知之玄冠不以弔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乾學案深衣雖吉服然古人於喪中往往用之如文公所援引最為明確故今備錄其說附於衰服之後

婦人衰裳

温公書儀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為大袖及長裙衆妾以背子代大袖　齊衰婦人以布稍細者為背子及裙大功婦人以生白絹為背子及裙　小功緦麻婦人勿著華采之服而已公自注云古者婦人衣服相連今不相連故但隨俗作布大袖及裙而已

家禮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為大袖長裙皆不緝衆妾則背子代大袖

齊衰三年婦人服制　大袖　長裙　背子俱同斬衰但用布稍細緝邊

齊衰杖期婦人服制俱同上

大功婦人服制同上但用布稍熟

小功婦人服制同上但用麻布稍熟細

緦麻婦人服制同小功但用熟麻布極熟細者

朱子曰婦女之服古禮不可考用温公書儀可也

楊復曰儀禮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又無衽夫衰如男子未知備負版辟領之制與

否下如深衣未知裳用十二幅與否此雖無文可明但衣身必二尺二寸袂必屬幅裳必上屬於衣裳旁兩幅必相連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裳旁不用衽也今考家禮則不用此制婦人用大袖長裙蓋頭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古制此則未詳

丘濬曰愚案此言則婦人亦有衰服但衰與裳相連而無帶下與衽爾今無可據雖不敢為負版辟領之制然亦宜用極麤生布如深衣制度為之上身外其縫裳用十二幅內其縫斬衰則不緝齊衰下則緝之然既謂之衰則亦宜於衣左衿上如男子服制綴布一片以為衰雖未必盡合古制然猶彷彿古人遺意之一二如此則女皆古服矣謹書所見如此以俟知禮君子質焉

丘濬家禮儀節補婦人服制大袖用極麤生麻布為之如今婦人短衫

而寬大其長至膝袖長一尺二寸其邊皆縫向外不緶邊準男子衰衣之制　案古者婦人皆有衰家禮本書儀而代以時俗之服所謂大袖者今世不知何等服也今人家有喪婦女或為短衫或為長衫其制不一案事物紀原唐命婦服裙襦大袖為禮衣又云大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袖大及考衫子之制乃云女子衣與裳連至秦始皇方令短作衫衣裙之分自秦始也據此說則大袖長短與衫子齊衫子既是秦所作之短衫則大袖亦是衫之短者但袖大爾然謂之大袖則裁制必須寬大今準以衰袂之袪為長尺二寸蓋準袂恐太長故酌中而準以袪爾

**長裙**

用極麤生麻布六幅為之六幅共裁為十二破聯以為裙其長拖地其邊幅俱縫內向不緶邊準男子衰裳之制　案事物紀原隋作長裙十二破今大衣中有之然不謂之幅而謂之破意其分一幅而為兩也故擬其制如此然古禮婦女亦有衰不若準衰

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每幅為三㡇子為不失古意姑書所見以俟擇者

胡翰曰朱子定禮男子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參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考之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爾非今大袖也檀弓注云去纚而露髻夫云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爾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筓傳云總六尺長六寸箭筓長尺猶今釵與頭須爾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於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於內何啻黃鍾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著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筓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

者以之即吉可也而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呂坤曰婦人斬衰冠服同於男子近世之謬也竹釵布總蓋頭衣裳仍其裙衫是男女之別也布之升數陽縷斬衰杖絰同又曰禮家之制皆如此而近世混之且婦人不首絰古之布總即今所謂布頭須也用稍細布狀如假髻以束髮而羅麻絰於上其首絰要絰竹杖桐梶之制皆同男子禮

汪琬曰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為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旁親猶不可以不衰而況妻為夫妾為家長女子子為父母乎

讀禮通考卷三十一

讀禮通考卷三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 喪服三

### 冠

旣夕記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注縪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厭伏也冠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於武若吉冠則從武上向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若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縪厭伏者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冠在武下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但此冠上下據斬衰而言也

喪服記斬衰冠六升受冠七升齊衰冠七升受冠八升

緦衰冠八升詳見上衰裳卷

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注别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太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左辟象吉輕也　疏此言吉冠則纓與武異材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故云别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襵上辟縫向左左為陽陽吉也凶冠縫向右右陰也過小祥猶條屬縫向右也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向左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注不蕤質無飾也大

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 疏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緌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緌故云而后緌也大祥縞冠亦有緌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緌也

檀弓喪冠不緌 注去飾

陳澔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喪冠不緌蓋去飾也

吳澄曰吉冠既結其纓而垂其餘者為飾謂之緌喪服斬衰冠以繩為纓齊衰以下冠以布為纓其纓結於頷下而無所垂之餘喪哀從質非如吉冠之文而有飾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縮從也今禮制衡讀横今冠横縫以其辟積多疏古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直縫多作攝而横縫之周吉冠文故多積攝而横縫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謂古時亦相反記者釋云非古也明是周世如此古則吉凶同直縫

横渠張氏曰吉冠之制竪搭過布布幅以二尺二寸為率則前後共有四尺四寸首圍所占之外餘廣尚多而為縫以文多故為吉凶冠則横繞布直縫無文至後世不然故曰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陳祥道曰一幅之材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縮縫順緯為橫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橫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

**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注謂父有喪服子為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注紕緣邊也已祥祭而服之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疏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紕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爾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者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皇氏以為縞重素輕不知何據

陸佃曰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為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縞冠玄武

在上父親而先祖也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

方慤曰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禫餘哀故也子姓之冠用縞以示凶為祖之亡也武用玄以示吉為父之存也冠在上武在下冠為外武為内為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為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為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為父而吉本仁於内也

大帛不緌注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

開元禮斬衰之冠六升右縫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冠外縪外縪者冠前後屈而出於武外厭縫之也小祥練八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大祥縞冠素紕纓禫祭玄冠皂纓　齊衰三

年冠七升右縫布纓武冠内縪小祥練九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　齊衰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降服冠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右縫布纓武冠内縪　大功降服正服冠十升義服冠十一升　小功殤降服正服冠十升義服冠十一升冠左縫不厭　成人降服正服冠十一升義服冠十二升　緦麻冠十五升去其半左縫不厭

政和禮凡冠制斬衰通屈繩為武齊衰以降以布為武緦麻澡治其布為武皆垂其下為纓其冠以布為三辟

襵前後屈而出於武其外猒而縫之為外縪其內猒而縫之為內縪大功以上辟襵向右小功以下辟襵向左

溫公書儀冠比衰布稍細廣三寸跨頂前後以紙糊為材上裹以布為三㡇皆向右縱縫之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反屈之縫於武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於武上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　齊衰以布稍細者為布四脚其制如幅巾前綴二大脚後綴二小脚以覆髻自額前向頂後以大脚繫之大暑則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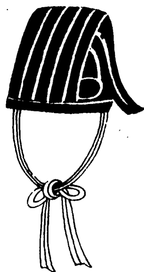
小脚於髻前繫之謂之幞頭　大功以生白絹爲四脚

大祥後服垂脚黪紗幞頭

陳師道集司馬温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脚加冠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幂首破其後爲四脚其後鄭穀夫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絹裹髮周武帝裁爲四脚名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脚蓋布四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爲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今漆紗幞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爲繁矣

陳祥道禮書吉凶冠式

冠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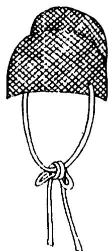
有梁有武有緌
有纓有紕

周委貌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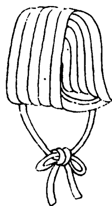
釋名曰委貌上
小下大

夏毋追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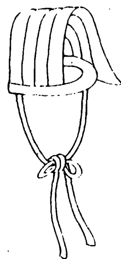
狀如覆杯

緇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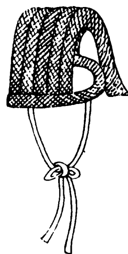
古時不緌
後世有緌

子姓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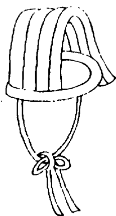
縞冠玄武
其制厭

既祥冠



縞冠素紕其
制厭無緌

# 大白冠



其制厭不緌

乾學案此書本載喪禮所以及於吉冠者因
陳用之禮書不列喪冠圖欲知喪冠不可不
知吉冠故也

家禮斬衰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為材廣三寸長足
跨頂前後裹以布為三㡇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
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為武屈曲
兩頭入武内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為纓
結於頤下　齊衰三年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

布為之又以布為武及纓　齊衰杖期冠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　齊衰不杖期冠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　大功冠制同上但用稍熟布以上辟積縫皆向右　小功冠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辟積縫向左　緦麻冠制同上但用極細熟布辟積縫向左

丘濬家禮儀節補冠即所謂梁也裱厚紙為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頂前後用稍細布裹之就摺其布為細㡇子三條直過梁上其㡇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盡處卷屈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縪武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為武纓又以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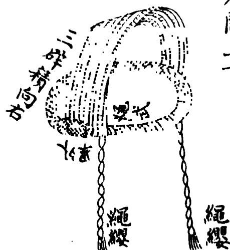
餘繩垂下為纓結於頤下案禮喪冠條屬疏謂纓武同材今世俗別用繩為之非是

**合冠制** 先將冠梁折彎安在武內又於冠梁兩頭盡處各出少許於外向上卻將武安在其上向外縫之垂纓兩旁下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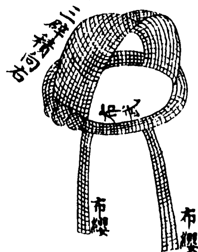
**齊衰** 冠制俱同惟**武**用布一條重疊之折其中從額武與纓不同武上約之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用線綴之為武各垂其末稍為纓結之頤下　案世俗齊衰下冠武往往背紙為材用布裹之別以布為纓非儀禮條屬之制不可用

家禮喪冠圖

斬衰冠




齊衰冠



大功冠制同齊衰　小功冠辟積向左餘同大功

緦麻冠澡纓餘同小功

丘濬曰案今世俗於冠兩旁當耳處垂兩緌絮不知於禮何據意者用充耳之紞而誤邪

黄榦曰案五服之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斬衰正服義服冠皆六升齊衰三年杖期與不杖期降服冠皆七升正服冠皆八升義服冠皆九升齊衰三月冠九升大功殤服大功正服與小功殤服冠皆十升大功義服與小功正服冠皆十一升小功義服冠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惟斬衰用枲麻繩為纓自齊三年至小功皆用布為纓緦冠澡纓繩之大小布之升數未詳右縫之

與左縫三也大功以上哀重辟積之縫向右小功以下哀輕辟積之縫向左勿灰之

與灰四也惟斬衰鍛而勿灰蓋以水濯之而已勿用灰自齊三年以下皆用灰治之緦則有事其縷復以灰治之也

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屬猶著也著之冠垂之為纓也吉冠纓武異材凶冠纓武同材斬衰則用一條繩齊衰以下則皆用一條布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廂各至耳綴之為武其餘垂而結之頤下者為纓

外畢二也外畢者冠落額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為之兩頭縫畢向外衆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又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向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

辟積之數

三也自斬至緦其冠皆三辟積廣狹之制四也自斬至緦其冠皆廣三寸

呂柟曰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斬衰之冠則又異於他衰冠也故繩纓以辨布纓澡纓也約屬以辨布武澡武也右縫以辨小功緦麻也外畢以辨吉冠也故天子右縫十有二幅皇太子親王右縫九幅皇孫諸王右縫七幅卿大夫右縫五幅士及庶人右縫皆三幅服圖說曰古者五服皆三幅朱子曰天子當十二梁羣臣如其本品　文皇后之喪期東宮親王熟布練冠九幅皇孫熟布冠七幅皇孫女熟布蓋頭則大夫士亦可例降也今大夫士皆熟纀裹大帽不然則熟麻帽然其廢冠則一也古者婦人去腰絰則葛帶今不帶古者練冠縓緣今不縓緣不縓緣可不帶不可天子白羅袍銀帶絲鞋白羅軟角巾卿大夫士布襴衫宋王淮之議也

董文驥喪冠纓武條屬辨鄭釋喪服斬章苴絰謂首絰象緇布冠闕項冠繩纓謂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釋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亦同賈孔遂謂喪冠纓武同材其說非也喪冠自有武武為冠卷古者居冠屬武則喪冠之武不屬於冠而其材當亦用布為之升數同於冠雖斬衰至重未聞繩之可以為武也喪冠自有纓條屬之制其材蓋通屈一條繩若布為纓左頭屬冠遶頤而上右頭亦屬冠略如吉冠之組紘非如吉冠之組纓左右以二組兩頭自笄而下結之頤下而有所垂為緌也故雜記云以別吉凶吉冠之組繫之笄不屬之冠喪冠之纓則屬之冠此吉凶冠纓之別也且喪服首絰大扼右本在上朱子謂以麻尾藏麻根之下麻根搭麻尾之上綴殺之則此麻絰固著於冠武之外遶額環項若如舊說又將一繩約額至項交過兩耳上綴之冠下垂之頤而交結之則是額上項後內一繩為武外一繩為絰有兩繩

相累矣內若布武尚可加以繩經內而繩武豈復可加以繩經兩繩累於額項安得固哉且喪服傳本文止言冠繩纓條屬據鄭解是繩武纓條屬也添注武於纓之外本文所無故知喪冠纓武雖相屬而材則別也愚意非居冠冠武不相屬則著喪冠者先著布冠後著布武以固冠而繩布之纓其條本屬武强於頭下麻經加於武外遠於額項制畧如此

括髮

儀禮士喪禮卒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注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改初喪服也髻髮者去筓纚而紒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

上却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髽髮宜於隱者　疏知將斬衰雖斯者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注云雞斯當為笄纚是將斬衰者雞斯也將齊衰素冠者問喪斬衰男子笄纚明齊衰男子素冠可知髽髮去笄纚而紒者此即喪服小記云斬衰髽髮以麻為母髽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母雖齊衰初亦髽髮與斬衰同故云去笄纚而紒紒上著髽髮也齊衰將袒以免代冠者此亦小斂節與斬衰括髮同時此皆據男子若婦人則用髽髽與髽髮皆以麻布自項而向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如著幓頭焉免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為異也髽髮宜於隱者并下文婦人髽于室兼言之也

杜佑曰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若之自額而却交於項中并其末覆紒而前綴連之如冠

弁

象

敎繼公曰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者謂易之以素冠深衣也然則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服有所別異今旣小斂主人乃去冠與纚而以麻為髺髮衆主人以下乃去冠與纚而以布為免二者皆所以代冠也其制雖不可考然以意求之疑其度但足以繞紒而已以其無纚故謂之髺髮言括結其髮也以其無冠故謂之免言因免冠而為之也小斂之日喪事方始乃以二者別親疎而復以絰帶之差繼之曲禮曰生與來日其此之謂乎于房兼髺髮者言也必于房者宜與髽者異處也免不言袒可知

婦人髽于室　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髺髮者旣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

然　疏知將斬衰去笄而纚者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冠笄相對男子既去冠而著笄纚則婦人亦去笄而纚可知知將齊衰骨笄而纚者上引男子始死素冠則知婦人骨笄而纚也亦去笄纚而紒者謂至小斂節男子去笄纚而髻髮則此將斬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麻髽齊衰婦人去骨笄與纚而布髽矣鄭所云紒即髽也喪服注亦云髽露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者謂從小斂著未成服之髽至成服之笄猶髽不改至大斂殯後乃著成服之髽代之也古者男子婦人吉時皆有笄纚喪至小斂男子去笄纚著髻髮婦人去纚著髽髽形先以髮為大紒紒上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其著之如男子髻髮與免故云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既髻髮與髽皆如著幓頭而異為名者以男子陽外物為名而謂之髻髮婦人陰內物為稱而謂之髽也

敖繼公曰曾子問言婦為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纚自若矣是乃將齊衰者也以始死男

子之服準之則此時婦人將斬衰而下者之服皆當如此齊衰者之為也髽者去笄總與纚而露紒也至是而當髽者乃髽其不當髽者但去笄總耳當髽者妻也妾也女子子與婦也非是雖三年者猶不髽此時當髽者皆在室故於焉為之猶便也

喪大記卒斂主人袒括髮以麻婦人髽

檀弓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為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也

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注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 疏括髮者為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為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括髮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為父不異拜賓後子往即堂下之位時則異也為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絰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絰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注云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即堂下位哭踊時也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髻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子奉尸侇于堂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為父於此時猶括髮為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為母又哭而免

呂大臨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

朱子曰括髮是束髮為髻儀禮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

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注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疏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馮尸踊無算括髮袒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

俠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俠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奉尸俠于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鄭云失哀節子游習禮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蓋嗤之也

陳祥道曰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裘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髻髮袒婦人髽于室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檀弓曰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又曰袒括髮變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又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則小斂投冠脫髦髻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髻髮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戶袒而投其冠子游嗤之則投冠髻髮宜在未舉出戶之前歟曾子問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鄭氏曰婦人

始喪未成服之服然則男子始喪蓋亦用白布深衣也雖斯之喪不可以考鄭氏改雖斯為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孔頴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纚將小斂則去笄纚者素冠視斂其說無據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斂奉尸出堂主人拜賓之時為母括髮以麻與父同也尸出堂訖降自西階即位復位之時為母不括髮而免與父異也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絰雜記曰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皆加環經也孔頴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斂殯之時爾非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於理或然

方慤曰蓋小斂而後袒括髮則得其序矣出戶而後袒括髮則非其所也子游曰知禮所以甚言不知禮

也

王廷相喪服說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括髮免髽之制何如曰斬衰男子去冠纚露紒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曰括髮女子去笄纚露紒亦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曰髽齊衰以下男女既去冠笄首不可無喪飾也故男子以布廣寸亦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而為免女子以布為髽如之曰廣寸不亦太狹乎曰此鄭氏之臆度也今以布一幅摺之而裹於首自前向後而復繞於髻亦可也然則禿者不免何謂也曰免之制繞於髮而頂無飾禿者則露其頂矣故不免不免則不括髮可推矣然則三者不近於相類乎曰括髮免髽皆髮居內而以麻與布表之其制一也在男女則異其名爾男主外故以外物為稱曰括髮曰免若曰自其麻與布言之也女主內故以內物為

稱曰髽若曰自其髮言之也然究其制則一也曰麻髮相半合結非乎曰此杜預之論也後世被髮之誤自此始也

非古也

萬斯同曰括髮免髽之制注疏謂皆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於髻惟免用布為異是三物而一制也愚嘗竊有疑焉括髮之式自注疏而外諸家從無別解愚謂玩此二字之義則必其制足以括盡其髮而無餘也若止用麻一條果足以括盡其髮乎蓋古者有纚以韜髮纚用繒為之廣幅長六尺親始死冠去而纚猶存至小斂并纚去之而易以括髮其製必與纚相似蓋纚用繒而括髮用麻布此時不可以服繒故易之以麻布也不然括髮既用麻繩矣又以麻繩為經而加於括髮之上豈人之首所能容乎此括髮之可疑者一也免之式鄭氏固謂未聞又引舊說以為如冠狀夫曰如冠狀則非以一寸之布自項而繞

於額矣得毋自解而自背之乎善乎呂與叔之言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是説也不勝於布廣一寸之説乎此免之可疑者二也髽之式鄭司農謂麻與髮相半結之馬季長謂屈布為巾高四寸惟鄭氏謂如幓頭爾昔夫子誨凡子以髽戒以毋縱縱毋扈扈釋者謂縱縱大高也扈扈大廣也儻如注疏亦以麻自項而交於額則本無高廣之形何必戒之以縱縱扈扈乎鄭司農之説杜元凱用之雖若勝於康成終不若馬氏高四寸之説與孔子之言有合也此髽之可疑者三也凡此三説非敢故違乎注疏但以昔賢原有别解何必鄭氏之是而他説之非也愚故聊抒臆見以質正於知禮者焉　余既為此説或者謂經言括髮以麻而子謂用麻布則與免而以布何别乎不知括髮以麻者盖未成之布故謂之麻免而以布

者乃已成之布故謂之布也若果如注疏之說自項而前交於額上乎則束髮不能固將交於額下乎則於髮不能括無一而可也故愚以為其制必當如纚也

乾學案人子始遭父喪鄭注謂將斬衰者筓纚蓋去冠而但存筓纚也陳用之非之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而敖繼公用其說謂當易之以素冠若是則鄭氏之說非乎愚以為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扱衽而上仍著冠者乎夫冠所以為飾此

何時也而尚存其飾也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儻猶然加冠以為飾是視親死無異於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此鄭氏笄纚之說誠有所據而不可非也　又案括髮也免也髽也本各為一物不宜相混今因其並用於一時不可一一分析故總敘於此而其可分者仍分敘之如左

免

問喪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爾擊胷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

陳澔曰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胷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

可以為哀之至也

方慤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免雖在首而非冠以之代冠秃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傴則背不直故不袒袒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陸佃曰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

方慤曰免之為服施於五世之親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

喪服小記緦小功虞卒哭則免 注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 疏言遭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亦

著免也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注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以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疏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矣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以無飾也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注小功以下

陳澔曰此言為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注墓在四郊之外疏葬在遠處歸途不可無飾故臨欲反哭之時皆著冠及至近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于廟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疏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雖他國君來主人亦為之著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而免敬異國君也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注親

質不崇敬也　疏免必有時葬後唯君來弔為之免崇敬欲新其事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為之免嫌親始奔亦應為免如君故明之也

雜記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注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　疏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從柩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非此二事則不得免於道路也

玉藻小功不説笏當事免則説之　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

左傳哀公二年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

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注絻者始發喪之服疏士喪禮既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玄云括髮者去笄纚而紒也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又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括髮袒自齊衰以下入門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以下乃免此大子絻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爾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大子絻故云絻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絻也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注欲為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陳祥道禮書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喪服小記曰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喪大記曰母之喪即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一括髮其餘以免終事小記又曰緦小功虞卒哭

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又曰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免於括髮為輕故為父括髮為母免於冠飾為重故緦小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

主人之於君弔必免也

楊復髻髮免髽圖

## 髻髮

士喪禮云主人髻髮袒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今至小斂變又將改初喪服也括髮者去笄纚而紒用麻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今案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疏云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

拜賓事之時猶與為父不異唯為父則括髮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則襲絰帶乃奠則已著布免矣此為母與父異者也

免 士喪禮云衆主人免注云始死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用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亦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 案此經文唯言衆主人而賈氏士喪禮疏云齊衰以下至緦麻首皆免也 其所用布之升數未詳

髽 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注云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而纚將齊衰婦人骨笄而纚今至小斂盡去笄纚而露紒也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者疏云將斬衰婦人去笄纚而麻髽將齊衰婦人去骨笄與纚而布髽也 其大功以下之髽案賈氏疏則自齊衰以下至

緦皆
布髽

右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髽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大夫髽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為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為父括髮至於成服為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為免小斂有括髮有免至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緦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為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為三條而逐條開其所用之節於下

括髮之節

小斂主人括髮袒　士喪禮大斂注云不言髽免括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　奔喪括髮

詳見奔喪變服圖

免之節　為父小斂馮尸衆主人而免　啓殯至卒哭免　為母小斂主人即位詳見啓葬虞卒哭變服圖　喪服小記曰諸侯弔雖已葬主人必免疏云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服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服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重人君故也又曰君弔雖不當免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已上君弔免　奔喪免　詳見奔喪變服圖　童子當室免　此本不當免而免　五世袒免　朋友在他邦袒免　已上五服外袒免

髽之節　小斂髽　啓殯髽　詳見啓葬反哭虞卒哭變服圖　奔喪髽　詳見奔喪變服圖

司馬公書儀曰括髮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𢄙齊衰以下皆免用布或縫絹廣寸婦人髽亦紒麻為繩齊衰以下亦用布絹皆如幓頭之制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却繞髻如著幓頭也　先師朱文公曰儀禮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如著幓頭然幓頭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

免或讀如字謂去冠

程大昌演繁露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為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為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

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亦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緦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袒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原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于路門謂緦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其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況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項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數以爲冠名則皆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斂載喪制即免加絲借古冕之絻着以爲絻若用鄭矣而特自出其見於下曰絻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爲安矣棄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

人髽又曲禮冠無免則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為免當正讀為免其禮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衰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當用之蓋喪之始未辦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為變常之始故經記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禮而為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為服者之所為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為已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衰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為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

及於重也葬而誠虞也遠葬而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冠為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為之也葬不報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為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為始死之節也喪服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亦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為免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遂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然以免為冠萬世宗信鄭氏予獨不以為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汪琬曰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

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予則曰布廣一寸從項交額而却繞於紒是固不成其為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秃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為釋也程子曰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為免予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髽對者也髽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

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爲屬及五世之喪是也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淳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爲疑也

髽笄總

周禮夏官大僕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注首服之灋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于宮門示四方

天官追師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注笄所以卷髮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别男女也　疏惡笄者榛木為笄也婦人質至服竟而除故云惡笄以終喪親始死男去冠女去笄成服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别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髽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髽亦用麻男子括髮先去冠縰用麻則婦人髽亦去笄縰用麻以此知有麻髽以對男括

髮時也又知有布髽者案此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髽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為母免時則婦人布髽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免則婦人理自布髽對之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不恒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又齊衰期髽無麻布何以知然檀弓言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案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纚大紒曰髽唯云去纚大紒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髽則有笄何以知之案笄以對冠男在喪恒冠婦則恒笄也喪服惡笄有首以髽是也此三髽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為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注以為露紒明齊衰髽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者以其義止於別男

女而已非别有義也

方慤曰男子所以冐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貫髮者謂之笄此特言其吉而已及凶而變焉男子則去冠而免婦人則去笄而髽也蓋有冠則首服去冠則免故去冠以麻繞之謂之免有笄則髮立去笄則髽故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髽若夫男子成服則亦有冠焉所謂厭冠是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焉所謂惡笄是也然則喪之或免或髽者豈有他哉特以辨男女之義而已

箭笄終喪三年　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疏前云惡笄終喪是女子為母也此謂女子在室為父也

陸佃曰箭笄重矣據齊衰惡笄以終喪箭笄猶苴杖惡笄猶削杖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注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　疏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毋得從從而大高毋得扈扈而大廣又教以笄總之法蓋用榛木為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八寸喪服傳云總長六寸謂斬衰也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此榛笄亦長尺是斬衰齊衰笄同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注魯襄四年秋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方慤曰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弔則各以其衰而已臺駘之敗以以家各有喪故髽而弔然魯婦人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左傳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注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注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疏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為去纚而紒案檀弓言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謂之哉如鄭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

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

陳祥道禮書喪笄有三箭笄也櫛笄也折首笄也箭笄櫛笄長尺折首笄長尺二寸箭笄為重櫛笄次之折首笄為輕斬衰笄以箭齊衰笄以櫛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則斬衰之笄以箭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人為舅姑惡笄則齊衰以櫛矣箭笄惡不足以言之櫛笄言惡以其木之無文故也古者櫛以樿樿白理而無文則櫛笄用樿無樿則榛可矣故檀弓曰蓋榛以為笄也儀禮曰卒哭子折笄首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笄有首吉笄折首吉笄則婦而不子折其首别子而不婦以其不可全於子故吉笄以其不可全於婦故折其首儀禮曰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三年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惡笄不終喪而吉笄折其首者特子之適人者而已鄭氏曰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觀

古笄字則笄之形制可知　右論笄

又曰鄭氏釋喪大記曰去纚大紒曰髽釋喪服曰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如著幓頭然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毋從從爾不至於縱而高也毋扈扈爾不至於卑而大也爾雅曰卑而大扈則從從為縱而高可知也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奔喪男子東括髮婦人東髽又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則婦人之髽猶男子之括髮故也故括髮以麻則髽以麻矣免而以布則髽以布矣髽以麻則斬衰也髽以布則齊衰也小斂之髽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髽無笄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孔子言髽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髽有笄矣又儀禮言髽衰三年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齊衰斬衰之髽皆終喪矣然則啓殯

之髽雖在成服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故也男子之袒免及於五世婦人之髽不及於大功者以髽不得對免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秃者不髽以疾也弔者不髽以疎也皇氏以麻髽布髽露紒為三髽然則髽雖麻與布之不同其為露紒一也　右論髽

又曰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男女未冠笄者盥漱櫛縰拂髦總角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贊者坐櫛設纚賓坐正纚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鄭氏曰纚今幘梁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蓋櫛以理髮而後纚以纚為紒然後笄古之言纚笄者未有先笄而後纚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蓋雞斯云者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為笄纚恐不然也纚亦作縰　右論纚

又曰內則曰櫛縰笄總則縰韜髮也總束髮也玉藻曰童子錦束髮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六寸女

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妾為女君君之長子布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為姑總八寸士喪禮鬠用組乃笄然則總或以錦或以布或以組吉凶之禮異也謂之總以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孔頴達曰期總八寸大功總亦八寸緦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此不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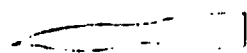
右論布總

纚

緇色




笄



鄭氏曰笄卷髮者箭笄長尺吉笄長尺二寸

布總

右三圖本陳氏禮書

楊復婦人首飾圖

自斬至緦成服皆布總　束髮謂之總既束其本又總其末　案始死婦人皆縞總今此成服則用布為之　其布之升數象男子冠數具見前條　其長則斬衰總長六寸　注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者也　期總八寸　大功總亦八寸　小功緦麻同一尺　吉總當尺二寸也　期以下皆孔疏云　布總終喪　婦人相弔者素總　所謂素者布皺縞皺未詳

斬衰箭笄　箭篠竹也以箭篠為笄也　案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至男子括髮著麻髽之時猶不笄今成服始用箭笄　箭笄長尺　婦人箭笄終喪婦人質有除無變也　惟妾為君之長子雖服齊衰不著箭笄見下惡笄條

**齊衰惡笄有首** 惡笄者櫛笄也惡者木理麤惡非木名也或曰榛笄也以榛木為之也

有首者若漢之刻鏤摘頭矣　案檀弓榛以為笄長尺者婦為姑也然則凡惡笄皆長尺歟　案儀禮傳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及妾為女君君之長子亦惡笄有首餘無明文則齊衰輕期之笄未詳　婦人惡笄終喪雖女子子既卒哭而歸夫家則折吉笄之首以笄吉笄者象骨為之吉時有首為其太飾故折之

**大功以下笄** 未詳今案女子子既卒哭折吉笄之首以笄又婦人相弔者吉笄無首素總則此

大功以下之笄或者亦吉笄無首而加以布總歟

**斬衰以下髽** 髽之制先儒所釋各不同今條具在下士喪服篇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

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繞紒如著幓頭焉　賈氏疏曰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即是喪禮所云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是也二者成服之後露紒之髽是也又云自斬至緦婦人皆露紒而髽　喪服小記孔氏疏引皇氏之說言婦人之髽有三有麻有布有露紒　孔疏雖引皇說在前又駁之曰今考校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其將斬衰著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為髽其將齊衰著於男子免時則以布為髽其葬之時婦人之髽則與未成服之時同其大功以下則無髽也　今考三說互有得失更當考詳　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髽

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於華林王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劉芳曰推禮經正文古者男子婦

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以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

開元禮斬衰婦人以六尺布為總總束髮也小祥練總大祥縞總禫繦總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皆布總精粗如男子

之冠

書儀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為頭須惡竹髮布盖頭

齊衰婦人露髻以生白絹為頭須盖頭大功亦如之

家禮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為盖頭不緝布頭須竹釵

齊衰婦人蓋頭制同斬但用布稍細緝邊布總　竹釵　大功小功緦麻制俱同上但布之精麤有異

楊復曰儀禮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以家禮參考之儀禮小斂婦人髽于室以麻為髽家禮小斂婦人用麻繩撮髻為髽其制同儀禮婦人成服布總六寸謂出紒後所垂者六寸

簪笄長尺家禮婦人成服布頭須竹釵所謂布頭須即儀禮之布總也所謂竹釵即儀禮之箭笄也

## 丘濬家禮儀節補蓋頭

用稍細麻布為之比衣裙稍細者凡三幅長與身齊不縫邊案事物紀原唐初宮人著羃羅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用帷帽又戴皁羅五尺今曰蓋頭凶服者亦以三幅布為之案此則蓋頭之來也遠矣雖非古制是亦古禮婦人出而擁蔽其面之意

## 布頭須

用略細布一條為之長八寸用以束髮根而垂其餘於後案此即所謂總也儀禮女子在室為父布總傳曰總長六寸注謂六寸出髻外所垂之飾也曾子問縞總注縞白絹也長八寸今世俗婦女有服者用白布束髻上謂之孝圍亦是此意但彼加於髻上而不束髮亦不垂其餘

## 竹釵

削竹為之長五六寸案此即儀禮所謂箭笄也傳曰箭笄長尺今恐太長其長僅以約髮可也

呂柟曰婦人麻布大袖圓領長衫者何衰之變也禮婦人言衰不言裳衰之長可以掩裳秦人以長衫為背子故長衫者衰之變也麻布蓋頭者何布總之變也自有書儀以來未之有改也丘文莊曰唐冪羅之變也家禮有布頭須竹釵者何曰箭笄之變也奚不絰乎既蓋頭奚絰也故有腰絰無首絰白羅蓋頭宋王淮之議也

乾學案此條雖列女子子在室之後實連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反在室為文上言衰裳冠纓皆男子之服於婦人服制未詳故更著總髻髽及衰以明四婦人之服其絰杖絞帶

菅屨則男女竝同也賈疏曰女子子緫用布
云者因傳文吉笄句所誤爾蓋傳之云吉笄
因釋經文緫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遂連緫
笄之文曰吉笄尺二寸傳者以附著吉笄尺
寸此飾乃婦人已嫁之服固非經文所有亦
非斬服中所有也賈遂以此條專屬之女子
子不知未嫁之女其緫笄髽衰與妻妾反在
室之女竝同觀上子為父諸侯為天子父為

長子臣為君為人後者同是斬衰冠纓則此條亦蒙上文三婦人而不專為女子子設明矣下女子子適人條不言吉笄記子折笄首不著尺寸以附見首章故不復詳大略皆可見云

讀禮通考卷三十二